

疯人

大话人世间长篇小说系列

以嘴当刀，挑破文人虚伪嘴脸，
以傻作乖，揭开人世假面伪劣。

疯语

插图本

孙建军

[著]

FENGRENZHENGGUO

一个绰号“查疯子”的著名作家，装疯卖傻，
却道出不少人间真话，当然，他得到的回报，却以六碰壁苍蝇！

官者帽也下上下下不通气
仲自有阴险者色史之长
此谓之大死也可唯唯乎
糊涂或棍之于嘴或

卷之于
腿步也
下下
糊涂
之古成



延边大学出版社

疯人疯语

大干部学森，小干部森。说你行，不行，说不行，就行也不行。面对吃肉文豪，一点也怕的意思，一个着眼点能不能“壮武松如果爱子，就算弄风雨，最终了多少亏的一瞬间的嘛！一个美间却是需要生的呀！

孙建军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玉金

封面设计:晓 刘

责任校对:于淑娟

疯人疯语
原名《疯人独语》

孙建军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
长春市利源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260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7-5634-1054-6/1·95

定价:22.80元



疯人疯语

查疯子：
一部奇书的主角

查疯子： 一部奇书的主角

——青年作家三人笔谈

时间：2003年2月18日

地点：(北京)中国鲁迅文学院

柳建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出版有《北方城廓》、《突出重围》和《惊涛骇浪》等。

冉云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四川文学》副编审，出版有《手抄本的流亡》、《沉疴》、《庄子我说》等。

于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创作员。

柳建伟：世纪之交时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三部堪称奇书的长篇小说，一部是贾平凹的《废都》，一部是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还有一部就是我们要点评的孙建军的《疯人疯语》。这三本书向读者贡献出了三



位奇人：庄之蝶、丁问渔、查天放（也就是“查疯子”）。三位奇人都是文人，都不是叱咤风云的角儿，都活在时代的边缘状态中，都以自己可笑可气可悲可叹可惜可敬的形状、言语和精神画出了一个时代的生存境况的一隅，借助这一隅，后人便可一鼻子嗅出那个时代人们的重要心态。

冉云飞：查天放先生对我说：“感谢我的朋友孙建军，他将我随时放言高论的那些屁话和酒后的行状记录下来，嘿嘿，一不小心，我将藉此永垂不朽，不亦快哉！”查先生我是熟悉的，外号“查疯子”，像上面那样的“惊人之语”随时都可能狂泄出来，既能击中事物的要害又极具游戏色彩，十分难得。

我们这个世纪出现过三部“反乌托邦”小说，即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1984》。孙建军这部书开篇辟首似乎就承袭着它们的光荣传统而来。不只是查天放的名字是彼时那“大鸣大放”年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查疯子在他《解构红尘》一书里有一个说法，这是深谙中国历史的人从雍正皇帝整钱名世的把戏里学来的。按常理，罗织了钱名世的罪名，要么凌迟处死，要么发配充军，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但雍正皇帝这次决心玩一个新的把戏，将钱名世送回老家，同时书一“名教罪人”的牌子挂在他的家乡，并让文人士子写文章批判钱名世，藉此让钱名世遗臭万年。然而查疯子却并



不愿意从这当中去吸取什么教训，不过，查疯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只是对此“鸣鼓而攻”，而且分明是他讲的故事，他却要棋高一着地借其父亲之手，杜撰出了一个“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也许是另一个太阳系的另一个第三行星上”子虚乌有的国家。这个让人颇感意外的国家既是想象的产物，也与我们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个故事对我们整个民族无疑具有不用言说的警醒意义。

于斯：随意驰骋的幻想野马为这个季节带来了一本有趣的书，这个季节早已无法忍受大量假冒文学之名的文字泡沫里充斥的无病呻吟，一种新的综合文体冲出来紧紧抓住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最富有活力的、与个人生存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贪官、奸商、暗娼或妓女……时代最迷乱的气息扑面而来，挟带着风趣、幽默与嘲讽，也许可以恢复读书人对基本事实的胃口。

柳建伟：奇书常以独特的人物形象而不朽。庄之蝶因《废都》曾被禁过，而大大地知名，其生平事迹不再赘述。丁问渔这个角色，在1937年的南京，闹出的竟是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古典爱情故事，与时代的主潮毫无瓜葛，最终为爱情死在扬子江边，死在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查疯子不靠爱情不朽，像丁问渔；也不靠沉溺于性爱苟活，像庄之蝶；他的生命完全活在一张嘴上，真是奇迹。

冉云飞：故事中老查和小查虚构出来的那个国家的人善于说谎是出了名的，民众们



都以喜欢吹牛皮而著称于整个宇宙，而领导民众的人尤其好大喜功，头脑发热，高烧不退，因而谎话盛行，“好像天天在过愚人节”，终至民怨沸腾。而消除谎话盛行不衰的办法则变成了一出与国王生死攸关的肥皂剧，但是上帝之惩罚人在于他可以给你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却无法解决困扰人类的终极问题。解决了说谎的问题，但是互相猜疑的事情又接踵而至。到最后，连上帝本人都成了这个难以解决的痼疾的一部分，“假如上帝活着，谁也没有见过他的模样，假如上帝死了，那不是人人都可以冒充上帝了么？”当然查疯子毕竟是个癫狂成性的人，他不可能给出消除说谎的妙方，事实上，谎话是不可能消除的，但一个真正好的制度是能够堵住说谎的大面积恶果的，也就是说人们不大可能得说谎的“全民瘟疫症”，因为不仅制度设计本身是互相制约的，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理性与科学将在其间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但是这一切，在“另一个太阳系的另一个第三行星上”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这和后来查疯子续写梁晓声的小说《尾巴》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柳建伟：“查疯子”这个人是这个时代命定的一个社会现实评点家，身兼批判能手和游戏过客两种身份，随波逐流地过日子，一本正经地在日子里用一张铁嘴一路评点下去，无忌生冷，无所畏惧，颇具一些铁嘴衔道义豪情。他个人的善举，不过是



尽了良民的本份，行为上从不与政府对立，连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也都没有破坏；他个人的恶行，不过是在微薰半醉的情况下，失身于发廊女。令人称奇的是，经他铁嘴评点过的社会生活现实，竟像是五谷杂粮、山珍海味一样，滋养了他的身体，让他的形象竟具备了文学典型的风貌。在揭示时代本质特征上，“查疯子”与庄之蝶一样地力透纸背。

于斯：基本事实与原始资料结合在一起迸发出能量的火光，再加上诗人的责任感与浪漫想象，抛弃了陈旧的故事情节与形式之后的读物自然有了新的勃勃生机、痛快淋漓的呐喊、较强的可读性……这一切在这个有病不吭声、无病要呻吟的季节里保证了阅读时那一丝不可多得的欣慰。

冉云飞：《解构红尘》是查疯子极少示人的精心构撰之作，一方面，因为他想将此书写成既像小说又像随笔，既像批评又像寓言，既像传记回忆录又类似于启悟式的箴言类文体，甚至掺杂无数首诗的大杂烩式的、无法进行文体界定的著作，这本身就带着过分浩大的个人企图；另一方面，他也想把此书弄成自己足可传世的扛鼎之作，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增删加减，总是没有弄出一个让他自己满意的、最终足可敲定的文本。但是我征得查先生的许可，将其中他认为无可更改的部分先行公布出来，以利对孙建军所记录进行内在的文本分析，找到可靠的支持，以达无征不信之佳境。



经典：《泰坦尼克号》是文化炒作时代的“经典”，更为“经典”的却是，有人在沉船时不去找洄海渡河的救生圈，却在胸前挂个牌子：“我享受的是县(处)级花园，万勿弄错。”

智慧：在文人那里，是著名商人；在商人那里，是著名文人。在妓女那里，是著名嫖客；在嫖客那里，是著名风化稽查人员。

文化：文化是厨师的味精，是明星的演出服，是骗子的护身符，是政客的麻醉药，是商人捐的针头线脑，是偷鸡摸狗者的贞节牌坊。

知识：邻居李二哥善养宠物狗，每天回来，尚在门口，狗便在门内欢快摇尾；若遇陌生人路过家门则“汪汪”叫个不停，真所谓“知而识之者也”。这虽是“狗的知识”，又何尝不是“人的知识”耶？

爱情：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偷不着不如最终来点“爱情”。

婚姻：因为一棵树而丧失了成片的森林。当你想去盗伐其它树木时，不巧被绿色和平组织发现，遂顺势而点“大兴安岭森林之火”。

金钱：金钱酒醉后曾说，我是套猪的绳索，是人身上的项练，是老虎的铁笼……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

三无产品：文人无行，商人无德，



政客无良心。

娱乐：你使我快活，我使你快活，互相通体都快活，到底哪个不快活？

机关：机关是制约自由思想的笼子，是颗尚未引爆装置的原子弹。

宗教：想逃离世俗纷争而寻得清静，是脱离虎口又入了狼窝。

科学：是一个使人自大而且欲望无限膨胀的东西。

美：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我们个人感官体会上的表现。

于斯：疯子不疯，也许是最清醒的人之一采集了广泛流传的民谣，腐败的垃圾堆上生长起来的花朵，其尖酸泼辣、嘻笑诙谐、别开生面反映的恰恰是我们这个重视口碑的民族的心声，作者孙建军为后人留下了这个时代在民间语文方面珍贵的原始资料。

冉云飞：在这个众声喧哗、信息垃圾掩埋我们生活的年月，一个人要特立独行，坚持一己之见是并不容易的。因为逆众人之意见来坚持自认为正确的意见，不仅有被视为疯子之嫌，而且还有增高判断成本之虞，弄得不好，真是人财两空。查疯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及“活化石”。

现在的人大部分信奉的都是路易十四——“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的哲学，根本就不会为群体利益和人类的后续发展所考虑。而查天放的“疯话”，在这些动物式的实用主义者看来，既迂腐可笑之至，也



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处，因而查先生也是有自知之明的：“谬论不足以疗毒，真言是可以解忧的，查某疯狂妄言，秋风过耳吧。”

查天放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道世风日浊，却不改自己对其痛下针砭的初衷及勇气，他在抨击官员之热衷厚黑学，官场腐败时，动用的民间谣谚是极能说明问题的：

理论联系实惠，
密切联系领导，
表扬与自我表扬。

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当今官场混世“魔王”们的不传之秘。不特如此，那些背着公仆名声的官场混混，民间的针砭更接近他们为人做事的真实面貌，我劝采诗官们做点收集民谣工作的事，少去写那些粉饰太平的不痛不痒的肉麻诗歌。现将查疯子收集的这首“混官新民谣”转录如下，既广流传，亦观世风之颓变及一些“公仆”之无耻：

平平稳稳占位子，
忙忙碌碌装样子，
吹吹拍拍过日子。

占公家的不嫌贵，
摸到工作全不会，
打起麻将不瞌睡，
领导说什么喊都对。



干的干，看的看，
看的给干的提意见，
提了意见还不算，
藏在暗处搞诬陷。

像这样的“公仆”，套用“空空主人”的话说，是真他妈的岂有此理！但像这样的事已经不是极个别的了，而对其加以针砭的人，只有采取正话反说，或被视为疯话的可能。因此，我们觉得像查天放这样的疯子，实在其良心未泯而社会污烂逼出来的产物。不妨偏激点说，在当下，做一个疯子可能还是独善其身、全身避祸的方略，一个“疯子”审视事物的角度或许是更有良知的表现，相反倒是那些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人们可能才是真正的疯了，但他们却不承认已经疯了的事实。查天放作为一个混迹于“文学会”的人，对文艺界的批判多数时候也是入木三分的，不妨直说，在这些地方的混混可能比别的地方的混混更可恶，比如言不畅，词不顺，甚至只写了两篇中学生作文的也被评为一级作家。像查天放所批评的那种在圈子里“互相著名”的人比比皆是，简直是可笑之至。这种作为苏联体制遗产的、各省、市都有的一个文学混混兼养老院的单位，实在是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时候了。查疯子的许多言论不仅值得嘉许，他难得的游戏心态也使我们看到他的洒脱超然，更主要的是他的一些观点，“正因为有了责任，我们做的许多小事



情也就成了一种大义务了。”因此我们应该感谢查天放先生这样清醒而生猛的批判者。

柳建伟：这部书的出现，还让我们见识了长篇小说的别样的一种操作。它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哲理的、诗性的。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世纪末的中国人贡献出了一个“查疯子”，一个被冉云飞称作藉屁话永垂不朽的文学形象。若干个世纪之后，人们要问今天的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递给他一本《疯人疯语》，够了。因为人类有一些生存的困境永远无法改变。

查疯子：一部奇书的主角



目 录

- 第一章 ▣ 活在嘴巴上的查疯子…………… (1)
- 第二章 ▣ 与“尾巴”和“外遇”同行…………… (5)
- 第三章 ▣ 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古怪…………… (22)
- 第四章 ▣ 恶俗“文学码头”…………… (37)
- 第五章 ▣ 查疯子和“岂有此理”的关系… (50)
- 第六章 ▣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63)
- 第七章 ▣ 有关作家搞不懂“语法”的说法
…………… (73)
- 第八章 ▣ “喜儿”的生理反弹和心理逆向
运动…………… (86)
- 第九章 ▣ 上头一定要管住嘴巴…………… (98)
- 第十章 ▣ 查疯子的计划外爱情…………… (108)



- 第十一章 ▣ 上边才管住了,可是下边
..... (126)
- 第十二章 ▣ 查疯子深入生活去了 (134)
- 第十三章 ▣ 查疯子成了黑马调情的佐料
..... (158)
- 第十四章 ▣ 关于“打假”成了“假打”的
几个故事.....(211)
- 第十五章 ▣ 信息时代的爽感.....(247)
- 第十六章 ▣ 五毒在民间,十毒有官员 (272)
- 第十七章 ▣ 从这里解构红尘.....(282)
- 第十八章 ▣ 谎言拥有永久的市场 (306)
- 第十九章 ▣ 记忆也是一包药.....(328)
- 第二十章 ▣ 骨子里头的东西.....(350)
- 第二十一章 ▣ 下边管住了,上边呢.....(376)
- 第二十二章 ▣ 《金刚经》云:远离颠倒
梦想.....(389)

第一章 活在嘴巴上的查疯子

查天放是他们那方省城中的一个著名文人。

文人有时候也可以称为作家，所以查疯子有时候也被别人称为著名作家。不过作为著名作家的查疯子其实在全国读者心目中可以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发表或出版过让全国读者都为之注目的作品，即或是你到了那方省城，小住一段时间，除了在几张只在二环路以内发行且比较火爆的小报上偶尔能读到几篇查疯子的屁股文章外，不仅人们并不能读出查天放查老师有什么令人叹服的代表作，就连与他常来常往的省城文学圈子的作家们也说不出来。

查天放是因为在省城的文学圈子的传言中渐渐地有了名气的。这首先因为他是省城文学会的业务工作人员，吃专业文化饭的角色，并且在省城文学会的机关刊物做编辑，那些作家们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要经由他的手才能发表于世，所以文学圈子对他的言行举止还是比较关注的。当然其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一张爱说疯话的嘴。

有人说他的那些疯话全都是文学的话；也有人说他的那些



疯话全都是混帐的话。反正他的一张臭嘴反倒换得了可观的知名度，这倒是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

也不能彻底认为查天放是光说不练的主儿，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在写一部叫做《解构红尘》的书，据说只有他的个别好友偶然翻阅过他这部书的手稿，之后便在文学圈子里传言，说那是一部很有争议的东西，说有一篇文章就叫《关于黄世仁强奸喜儿时杨氏女的反抗情绪》。众所周知，黄世仁、喜儿、杨白劳是当年红遍天下的《白毛女》中的人物。富翁黄世仁强奸了贫家女喜儿，逼得喜儿逃到深山八年变成了“白发鬼”。说的道理是“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可查疯子却在文中胡诌了三个另类观点：其一：喜儿嫁给黄世仁到底是福是祸？其二：嫁出喜儿，杨家又抵了债，又找到了金龟婿，杨白劳凭什么去自杀？其三：喜儿被黄世仁一奸受孕，这过程是在磨坊里产生的，那么，喜儿到底反抗没有？是强暴还是通奸？……

你说，像这样的文章，纯粹是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道理，出版社打死也不会出。当然，这也再度增加了人们对于查天放的关注。同时，也有人疑心，他们之间是不是在互相用嘴包装和炒作，以致于后来，他有一个“互相著名”的说法，却硬是被他那位新锐诗人朋友说成是什么了不起的文化贡献。

反正在省城以文学会为中心的文学圈子，查天放是一个不得被提到的人物。那位以一部《突出重围》而让军事文学题材创作耳目一新的作家柳建伟就曾提到过查天放。在他写的一条评论里，他说其实查天放也算得上是个不朽的典型形象，因